金華黃先生文集

碑文

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

天子時巡上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時為平章政事一日入奏

于便殿　上問龍光華嚴寺創建於

世祖踐阼之初何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它由其役殷

費鉅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　迴鑾次三十里店諭

旨中書賜以鈔十萬緡給其營繕之費仍令寺僧護視屬役勿

以諉于有司住持比丘惟是欽承　睿旨親率其徒鳩材僝工

諏日庀事經畫指授而程督相勞之靡敢弗虔輪奐之美丹碧

交輝寶幡華座嚴奉如式在其敎所宜有者纖悉完具明年秋

八月　大駕南還復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託役閒請　勑詞臣
著于石章以紀成績　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溍臣溍謹按
惟是所述事狀
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　國家龍興朔漠奄有萬邦
聲教所覃地大且遠會朝展親奉貢述職道里宜均爰相地于
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艮二隅造兩佛
刹曰大乾元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達摩
之學者居之
世祖正位宸極采古者兩京之制　詔以大興為大都開平為
上都鈞天帝所上應紫微羽衛句陳周廬千列而茲寺尚仍其
舊未有所改作
仁宗在東宮躬戾其宇下左右顧瞻懼弗稱

世祖致崇極於覺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
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嘗臨幸謂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因感異夢而迎致于茲命於故大殿之南別作前殿以妥奉焉且賜以吳中上腴之田一萬畝使贍其衆然自經始以来更涉累朝歷九十餘年逮
今天子特軫 聖情圖終 先志乃克因舊為新而訖考其成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夫豈偶然哉寺之開山初祖曰至温與故太師劉文正公秉忠友善有志氣而深於謀畧
世祖甚器重之温六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
英宗制授大司徒壽傳弘琛琛傳妙桂今惟足則桂之法嗣也自報恩來補其處云臣溍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尊用真乘

助宣皇度廣資勝利貽薦國釐故凡赤縣神州必有禪林法窟
我世祖皇帝所以維持億萬年太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植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
不宜無以詔于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灤水之滸度闢而北茲惟天府肇啓
帝京自我
皇祖克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旣御法幢斯豎普為人天作大
福聚如遊化城共趨寶所沉沉華構奚啻百堵與殿廣堂有楹
惟旅架以虹梁承以龜礎有飛其檐有綳其戶廓為式庭延為
行宁峙為穹門周為邃廡經之營之洊更寒暑聖子神孫纘承
遺緒逮今
皇上不忘繼序俯垂清問溫其天語敕自淵衷俾番錫子召彼

役徒赴我鼛鼓群工薦技風斤月斧金碧熀煌萬目咸覩靈山
一會儼然故宇瞻之在前瑜珈五部玉豪金相如日當午神帝
龍君後先恭扈天魔恐怖曰有禦侮棲經于凾懸鍾于虡息有
室廬食有庖庾勝緣畢具宗風載舉增崇上化翕受多祐歲時
省方鳴鑾樹羽宗盟戚畹班行文武企望屬車奔走俯僂大家
右族豪商鉅賈麕衆稠人下及寒窶焱至景從廛居野處洪纖
高下一雲所雨稽首慶門永有依怙於萬斯年奉我
明主詞臣作頌誕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
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
國家者咸知信嚮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

名山福聚至於遐陬絶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
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
帝力尊崇侈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
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
所述可見已
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妥安於
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剎及
諸宮署置十六壇場　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
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遥燭禁庭　皇情大悅亟命護送還山仍
賜以名香金幣敕行中書宰臣郡長吏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
昔加倍四衆莫不忭躍欣慶得未曾有
列聖相承逮

今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大
尉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
元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廡殿堂庫庾庖湢
之屬且盡復豪家所據諸庄田土園林而資以為奉養者一無
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宜有者已畢具
而 天使下臨祗肅無所乃出 上所賜白金為兩二百市材
僦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霤若干屋之以間計者七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脩去其廣若干尺飛檐步簷方
櫺曲檻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傳
宗之堂後為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貲民不知
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前人未及為
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

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巳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所以彰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恭敬同出於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者豈直經度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某氏別號雪窗云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瓶寶篋八萬四千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粵自　先朝逮今
聖世星軺絡繹香為佛事積有金貝篚有綺繒侑以多儀用薦
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福慧大恩莫報
君賜未戴荷負有人不敢怠遑乃擇嘉辰開寶樓閣熾然建立無作而作華旛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既空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彌謹其承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 旨詢

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尒島夷不足煩 天討因畫招徠之策

以進深契 上衷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遂降金虎符授公中

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便殿

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起舞露醉而止公既還治閩中

具宣 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 上眷禮有

加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 旨嘗命之坐而輟 御膳以賜以

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

大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
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年春
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得備一介
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
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
所須秪須一印佩之擇叅佐數輩奉　詔書以行足矣有
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條納瑟瑟袍帽鞾馬鞍各一俾丞
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陛辭以夏四月發慶元
五月抵躭羅躭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
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主及用事者日本遣來郊
迎甚設請遂以　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有舉火
譟讙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攜諸孤

跣哭赴愬　闕下　上聞訃震悼命須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
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
南劒路順昌縣尹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
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畮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
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　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
閩國太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
上恩後前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
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爲宋
官族高祖諱戩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渡時
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爲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

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信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潁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閫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諉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録四卷除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訔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衆

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改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寛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參議官軍帥李詮據城謀爲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劒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内附三宫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廼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

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爲辭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爲治後事且以計紿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已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𢷬思卅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曰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爲僧以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揔管府事曰權中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建中從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質而歸卒干維

楊驛無子以都中之子某爲其後曰端中從仕郎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塩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爲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刋之茲碑謟竊惟公之忘身殉國亦既簡在 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爲天所祐年幾八袠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望嚮用於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夫人之爲婦正議之爲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嘗以公薦爲武德將軍管軍揔管公之殁也爲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祠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群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護

全閩惟
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緊公是怙弗震弗驚廼疇氏庸廼踐朝著廼啓廼沃廼居政路蠢玆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次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驅萬里一息天聲所加狎嘔睢盱韃橐帕首頫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舄几几胡蹈大難而以訃聞舍生取義哀動
帝宸疏封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麗牲有碑刻示無止

故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禄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濵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别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叅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　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

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甞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容適吾先世大塋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蒇事饋奠惟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彊讋伏而盜賊化為良民為御史則抗言

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屬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曁執法西臺屬關右荐饑一以荒政為巳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槖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為區處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蘇者雖甚衆而八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舘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禄庸非天乎事聞　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䘏典之優異光帝憫悼深矣公所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

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柄克廣賢路深契

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輙拒不與為禮書方寸紙令閽人諭之

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為也所譔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

里人莫不傳誦之盖公之莅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

道以臣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

琳芟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

居此為最久從容去就之際閭者至今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

其平生釣遊處池深木寒猶將低佪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

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

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譜既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為

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閥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勑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

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過公歸而止于此

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

大君有命蕢然来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顧

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卷服

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記

丞相典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典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

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

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宫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

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　明仁殿而退諭　上旨俾臣溍
譔王先塋碑銘幷以祠堂記命臣溍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
農達世貼睦尔使書于石仍　勑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
篆題其首而刻焉惟
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
臣久侍帷幄　上旣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
夙興夜寐勤勞　帝室將寘其家于圡土令就高爽而遠獻祥
乃以　上所賜宫家莊之地築别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
有成立爲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悦學忠
獻以父老之請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
中書畀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旣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構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玆助有差迨其訖功　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　詔詞臣歐陽玄爲之記至是別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溍記之臣溍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後世之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爲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才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己任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況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嘗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變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溍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録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餘見於前記及　上所賜勲德之碑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王侯巳守是邦始請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闢書

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畮隸焉咸淳閒繼之
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畮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
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兹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
漫弗加省也皇慶初
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於是總
管中侯為閔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撤
來爭之者侯弗為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謬為可疑上其事于宣
閫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閫復下于郡侯為徵圖籍
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葢九十年閒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
十年遷失不守又三十餘年廼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
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
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

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拄大姧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橿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廩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祗奉德意章惠斯文甚厚繄六君子之胄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娩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滔既爲書其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巳田百畮代其匱汪公五世孫諠亦以巳田三十畮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巳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
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来涖縣事厥既
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
析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為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
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久遠計而未知所
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為學官
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
者方君遇以為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
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憂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
也乃伐石来徵文為記嗟乎大道隱裂九流百家之異趣久矣
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
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

其蔽兹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吴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吴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録為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頗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寞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賔

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毄田之可耕者若干畮山之可樵者若干畮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美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闡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貧而藏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辜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

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
為某官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
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
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寘其中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 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
設茲其權輿逮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寖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
詔條光揚 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

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
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
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
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
邑之先達也覩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
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
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
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
題名舊刻溍之曾大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溍嗣書其重新之
歲月溍不得辭也

江淛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為之表悉著其氏名

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廈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牘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代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溍叙次梗槩以告來者溍幸嘗以文字為職業而效趍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庬臣碩輔入則保玆

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發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

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衆訖于海隅旁連諸番推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柄而臨制於閫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而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緣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為之改眎而易聽

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勑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貽田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大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

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　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内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遡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　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内宿直等堇堇數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

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　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為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夐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閎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雋功偉烈自見者侈為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溍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溍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遐陬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

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叅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兹不得而詳焉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

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勑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

先朝實録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脩

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院十三年乃　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

宰相者盖紀録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册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諏吉視篆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 十有 人礱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正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
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為永
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
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
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
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
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
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
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
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
筵之文移項因纂脩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

而無常員典建置沿革之大畧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来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覩其闕文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　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恭佐具于别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粤自

世祖皇帝作别都于灤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

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　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　上所識擢必勲閥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焉爾蓋　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

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其
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
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叅議中
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溍為之記溍竊惟都司
以彌綸省闥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
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幷
為執政中書門下别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
逮至　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
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
㝡號雄緊而百工之事尤為叢劇豈它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
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
之選昔人所謂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覩其氏名知所歆慕而

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　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埜僊護都孛羅鐵木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溍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右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

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
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
中別爲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
下而不與庶僚序列　大駕行幸則步後於豹尾之中而非若
它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
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
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冑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爲衆所嚴憚莫
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者始多之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
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盖物莫壽
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
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是爲記可乎是歳　乘輿以五月届灤
陽八月回　鑾十月甲子朔記

八卷終

記

重脩紹興路儒學記

今上重紀至元之六年聿新庶政博求才望俾牧遠人得南陽宋公以為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闗決趨辦素號叢劇公承命而至未遑它及首以導揚德意化民成俗為務下車之始周視廟學覩其屋室摧圮弗治倉廩朅然罔畢竭惕焉惟學校之廢是懼亟為貸私錢以具祀事發餘粟以賦禄食其明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量入為出而給其經費節縮浮蠹以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于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薦貨以助其弗繼日之告掄材庀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周廡重門以至庫庾庖湢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瓴甓

朽堤峻整堅密縣形藻繢偉麗顯嚴繚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
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授
曾君汝巽徐君霖愷直學韓臨之也其又明年春備告訖功而
公去為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杭學謂公之嘉惠
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狀屬溍書于貞石溍忝以非才
預聞學政誼不敢辭竊惟 國家臣一宇內弛武而隆文由
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
千石為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靡常或彌久而益振或寖
就衰落而不支特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茲
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徙寘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
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倶以歷歲既深其敝
已極不宜苟簡架漏徒為具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

元蘇公炳間嘗施營葺之功未幾輒壞逮公遂斥大其規制因舊以為新將使儒服爼豆之事永有賴以不墜其仰體
上意之所嚮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為可書也已昔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畧而弗著第稱之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繼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於斯而能充類致思日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於後人良未艾也請以是諗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璜字子璋陪台垣儀憲府踐敭滋久其於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於縣西尋燬于冦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寖隳逮入

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啓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閣始盡撤
而新之與殿逮廡爰庭宮門崇高修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
直廟之北　而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
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
工役來閱有不為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顧假
術者之言以為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王至正三年夏五
月縣尹周侯自強來涖事展謁而退觀斯堂之壁茨不施敝仄
敝漏殆將覆壓閔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僝功易其已壞
而補其切具栝堤瓴甓必堅必良棟桼豐碩檻櫳顯敞飛榱步
簷周於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舉
遺於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
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爭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

褱及屯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溍記之盖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　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倐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廟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　上旨哉宜乎周侯䰐䰐焉致其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珵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溍之六世祖屢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溍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

如此俾来者有考焉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剏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遹始更王侯佖趙侯汝歷規制乃備　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為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

三十頃取蠲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剌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癸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

富春山庇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溍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藏脩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溍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閭爾仕于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云

婺州路重建府治記

婺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州者一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廨非帥臣則部使者以為治所府署僅寓故西倅廳之兒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十步歷歲滋多而繕治弗繼復就摧剝經歷元君某以為久必益壞且其制度褊陋非所以貽等威泣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諉公總其役事於是諏日之吉徵材庀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之一其宏敞嚴邃則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私不與焉蓋是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遇事以勤而無所憚用克底于有成抑亦賢守倅能虛已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

以畢智殫慮而不懈十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命刻諸石用昭示于永久以潛受屬邑或者能述其構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脩閟宮詩人頌之曰奚斯所作紀其實也作宮者奚斯而奚斯不專其美故序詩者又以為頌僖公也潛庸敢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之功不啻如已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為間又嗣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

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庳仄下陋歲久且就圮丞耿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叅其基以為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叅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溍不佞無能賛美頌勤然竊覯是役也有禮之

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
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
因成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廨國朝至元間以為候館而
未及改築間嘗寓治縣之東廳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
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
荊棘之場垂三十年領尉事者僦民屋以居而莅治靡有定所
吏抱文書徃來閱白恒以宣泄為虞官兵散處閭巷阡陌間猝
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愚民起而為盜事覺坐逮無所棲寘昏暮
乘間竊出人尤患苦之周侯詢知其然謂是不可緩亟捐俸以
倡興作尉剌馬丹尋轂俸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頋市材甓募匠傭以效其愛助之意乃諏日之吉徙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拓舊址建廳軒門廡爲屋以間計者總十有五自庀事至訖功凡五浹旬蓋周侯之下車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爲職主於求盜而不能教民不爲盜其爲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耳方今　國家承平治化流洽周侯膺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政撫摩其凋瘵督察姦惡驅而歸於善良椎埋攈捶之風日以衰息民安其業而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庇庥所及非徒循故事設官府俾寮佐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覩召伯所舍之樹猶望其勿翦勿伐以修無窮之思輪奐之美居處攸寧不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周侯之德庶幾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

知名於時宅可稱道而不係於繇役者未暇殫述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聽事而休吏士于旁舍廼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盗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視尉難

矣矧甌為山郡而介于甌越
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涖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抱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媿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脩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涖治其地仍即其帑藏置

廣濟庫以隸焉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呵護惟謹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衛卒所廬至于神祠盡毀平章政事光祿公躬率僚屬督視救止之寳庫及它數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叅知政事道同中奉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絶非虞故丞相儀同公適被

上旨出臨江浙允恊其議爰俾照磨文林郎孫三寳都鎮撫脫脫度其形便以圖來上諏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焉先是貢輸始至皆暫寓于行廊必文移已具遣官監臨乃以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椽步櫚叅差交錯遺燎所由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刱數屋十有六以候貢輸之至中設

架閣庫以庋簿書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筦庫者之治廨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廢衛卒於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數屋之行廊而悉易以方亭錮鐵為牖壘甓為墉中闢大門而四旁繚以脩垣亦如之鑿三池瀦水環於其後周防備盡前所未有孫君述其顛末以授滑俾為之記滑竊惟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厚所繫為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廄庫先於居室釋之者曰重國用也今玆火之所燬故宇當復者繼區寧執大臣知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寮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僝功之日公牘詳焉

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甓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泰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檝不足以嚴使客則櫛木以跌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

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陸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釃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户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羸若它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溍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溍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谿為郡二水䕶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𢹂貨錙至宣慰使合剌解金吾公為移閩閫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横木以實其底絫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為兩厓中為十一墩凡墩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剡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瓶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還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抗游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顛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　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淩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瓶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靈牛芻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有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

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盤衣盂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歙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令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涖䟽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佽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安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来俾爲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

成徒杠十月成輿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遡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所可槩論夫何以措其誦美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它盖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其文見意者也濳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闤闠中橫絶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為昌平今畿縣　大駕時廵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領教令内奉職貢使客傳遽之往来率由乎

是為長吏者曷敢弗謹廼規貲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為橋具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顧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縣勤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塗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邦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分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吴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即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剏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髙倍之舊為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逺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内莫非我室我闥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夫以人力也頃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㣲擾而旁州比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

害併下其事于帥閫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寶肅政廉訪司治所令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為已責而不敢後爰領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廬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壕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為傭直募閭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

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處州路青田縣尹葉伯顏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知事某官某君某繼至副使公籍其佽助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縝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扃鍵如式而西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甃石為路脩與城等築甓為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為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隮以三釣橋過以三石壩壤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椿以防其空郄屋于壕塹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

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濆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為而忘其勞陳侯使敘次顛末以授滑曰具為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滑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莅婺為會府民物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隂消潛弭姦覦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抱鼓相聞而婺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閒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　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垣墉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脉絡相為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　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分領其役者蘭溪

知州唐棣判官許文儼金華達魯花赤阿速台尹徐允益東陽丞蔣受益把札普化義烏尹周思泰丞小雲失帖木兒永康主簿李煕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威浦江主簿暗都剌攝録事司官楊仁張仁府掾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燕照磨孫彌德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踰七十載愚昧無知因乘閒竊出而弄潢池之兵釜中游魚尚假息於海瀕封豕長蛇薦肆食於河洛重山淡谷野林荒壖蠭屯螘聚之輩往往相挺而起蔓延及於杭城而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珎異之富饒一夕而燼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譌言相驚人不自保扶携而去閭井為空御史撫浙東廉訪司

分臨坐鎮之於是僉事禿滿帖穆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一萬五千餘家士氣既充民心亦寧而未有以為藩籬之固公首輟俸貲倡衆大治其羅城闕者咸歛趍之城之周廻四十五里度其當修築者四千五百二十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畝稅之高下而致其力相城基之存否而以一丈為率粮至二十石則使因舊而繕完粮至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圖新而興作粮不滿三石則令助其貲每民田一畝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出其三之一無田者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其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有四尺以為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為城面之廣身與面俱帖以石而甃甓四尺以為女墻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巡鋪一百

二十五座夾城内外濵濠有路以通騎士之往来其内有慢坡
以便邏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錮以鐵而水門之
下半為鐵窻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甕城抱其外
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架石為洞髙尋有六尺水門亦
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號之廳於城北隅之蕺山公以
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瑞而水
門在其北　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東
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
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
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既令州縣專官庀其役復命總
管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録事判官瞿潔智為總制官以
受役要而判官髙明推官馮莊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觧

郭埴奏差張與義則巡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今遵魯花赤伯篤魯丁正議公初涖郡政未遑它及獨於茲役尤盡心焉謂不可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爰命儒學教授杜易狀其實而屬滑以記滑竊惟越於三代為建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二浙七閩之境而提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節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池之嚴邃悉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濤江南巒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日綢繆牖戶人事聿新今之為郡雖同於支屬風紀之司則異時觀察使之任也持節所屆左控右引事權合一脈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記不止於平板幹程土物議遠邇揣厚薄量功命日而已庸茀

辯而爲書

永嘉縣重脩海隄記

温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爲亭榜其顔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廛抵賈竪咸附趍之江滸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爲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船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毁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塩倉亦圮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盡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

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拱拖其上內攢衆木圜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伻來俾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敘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為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實為之記畸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表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

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況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暨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狀其家于蘭谿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溍志其歲月于下方溍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鄙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

靈著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壽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勑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　王師殄巨寇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衆為之也宋初發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為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溍由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僑由一第逮事三朝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顧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録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畀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謐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謐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住持吳轂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

重刻諸石而俾濬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朥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遷以遺表聞詔贈文

殿學士尋賜謚忠簡公階正郎郵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為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并以公官伐之緊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